

★ 情到深处

每天唤醒高原营地的，不是掠过雪峰的第一缕晨阳，而是与梦境融为一体的哨声。

这天早上，清脆的哨音刚刚响起，他收到妻子从3000多公里外家中发来的信息：“亲爱的，祝你生日快乐。”他顿觉心头一热，起身关掉行军床边的氧气阀门。在高原多年，夜晚必须吸着氧才可酣眠，这是他在经过好多个煎熬又辗转反侧的夜晚后总结出的经验。

拉开单薄的窗帘，望着不远处被阳光镀上金色的雪山，他给妻子回了信息：“谢谢老婆。”几秒后妻子回信：“在山上多注意身体。”从来只关心冷暖，不过问工作情况，这是夫妻俩多年形成的默契。

洗漱完毕，微信又有信息，那是妻子发来的一段视频。视频中，8岁的女儿一边欢快地说着“爸爸，生日快乐，我想你了！”一边展示自己做的生日礼物：一个纸质礼盒。礼盒内有三张卡片，第一张画了一个吹军号的小红军战士，女儿说：“希望爸爸每天能按时起床，按时吃饭。”第二张画的是一个开怀大笑的军人，女儿说：“这是爸爸，祝愿爸爸身体健康。”第三张上绘着几朵美丽的鲜花，女儿说：“祝爸爸像花儿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。”

他看着视频，笑中含泪，每当生日这天收到妻子的祝福，心中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总会被深深触动。在祖国版图那些最遥远的地方，他不知为多少战士主持过生日会，有时是集体生日，有时是某个战士的专场。他喜欢看战士们对着烛光许愿时那专注的表情，喜欢带领官兵一起为“小寿星们”唱生日歌。

他曾在高原经历过一次难忘的“生日宴”。那晚，风雪飘摇的帐篷内，三个老战友突然造访，炉上炖煮的火锅其实是一份烩菜，外加两碟凉菜、一包花生米、一壶清茶，大家聊着关于亲人、关于人生、关于使命的话题，温暖的气氛似要融化帐篷外的冰雪。

吃过早饭，又是忙碌的一天。年终军事训练考核正在进行，训练预备期紧接着就要到来，许多工作都得加紧筹划。立冬已过，部队冬储冬备情况，是他当下最关心的事情。他来到一个营查看煤和主副食储备情况，对司务长说：“要合理调剂伙食费，战士们喜欢吃东西要多采购些。”又对机关同志讲：“下周组织一次营连伙食评比，过冬了，伙食质量不能降。”

下午起了云，气温骤然下降。去往锅炉房的路上，遇上两个并行的战士，他叫住了他们。捏捏战士的袖管，拍拍身上的衣服，他的口吻在命令中带着体贴：“赶快回去把棉衣加上。”锅炉房里冒着蒸气的，是前不久采购的两个新锅炉。前一天，他带着官兵修好了损坏的管道，今天融融热流就已经温暖了每个班排宿舍。他详细了解锅炉房运转情况，询问战士们暖气温度怎么样，大家众口一词：“暖和，比去年暖多了。”

部署工作、签批文件、到营连走访、频繁接打电话，这个工作日与平日并无不同。晚饭后，他回到宿舍，打开氧气阀门，把橡胶导管插入鼻孔，正要开始看书时，门外响起了报告声。

房门打开，炊事班两位战士捧着一个蛋糕站着，其中一位道：“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，条件有限，简单做了一个水果蛋糕。这段时间您辛苦了，生日快乐！”

他看着两位憨厚的战士，声音有些发颤：“谢谢，谢谢，分给大家吃。”没有蜡烛，没有生日帽，但这个特殊的生日蛋糕分量十足。

苍穹凛寒，月亮正穿越云层，深情的生日歌在营地响起，顺着逶迤连绵的雪峰，飘向远方……

雪峰下的生日

■ 孙利波

父子接力守边防

■ 刘晓东 徐昌成

巡逻，并积极配合边防部队完成守边护边任务。

有一年，大雪封山，老连队的过冬物资被困。次仁罗布带着前来送物资的官兵走了4天4夜，最终将物资按时运达连队。为了方便边防官兵执行任务，他还组织乡里的百姓，义务修缮道路。路况越来越好，军民的心也连得更紧密了。

常年受父亲熏陶的仁增加措，也选择来到父亲战斗过的地方。他说要代替父亲在这里继续站岗守防。他个头不高，话语不多，性格沉稳，敢于吃苦。在连队保障行车的这些年，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历练中，提升驾驶技能，积累驾驶经验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汽车兵。

连队地处藏区，大多数官兵不懂藏语，军民交流相对困难，仁增加措就担负起了翻译一职。“父亲当兵时，就在连队负责翻译，这也算是一种传承吧。”仁增加措回忆说，有一年冬天，驻地天降大雪，压塌了老乡的房屋，父亲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向连队党支部汇报情况，他们迅速成立党员先锋队，前往受灾老乡家中进行救援。如今，他像父亲一样，每当驻地群众遇到困难时，他和战友都会全力以赴。

今年是仁增加措在连队度过的第8个年头，踏上父亲走过的巡逻路，摸着栏杆，他感慨地说：“门前的索道桥变成吊桥，再到如今的水泥钢筋桥，不管桥如何变，我们戍边守防的忠诚信念永不会变。”

仁增加措沿着父亲的足迹，走过了边防线上的春夏秋冬。两代人接力扎根在雪域高原，像一棵又一棵树守护在祖国的边境线上。

襁褓往事

■ 张子影



插画：唐建平

后来孩子抢救过来了，没事了，她倒哭起来没完。”

我父亲说：“她年轻，不懂事。”

下班后，母亲先去幼儿园接回在那里寄宿的姐姐，又从托儿所接了我。她把我俩和姐姐都放在床上，自己坐在一边看着。我安静地躺着，两岁的姐姐看见家里多了个小小人，非常开心，趴在我的头边，一遍一遍奶声奶气地喊着：“妹妹，妹妹——”

母亲在床边，从傍晚坐到晚上。太阳下山，屋里黑得看不见了，母亲站起来，给父亲打电话。

熄灯号响之前，父亲回家了。他一进门就说，我只有15分钟。

母亲坐在灯下的黑影里，说：“我们把老二送人吧。”

父亲从母亲怀里把我接过去，抱着，低头看着我，一直看，一直看。过了一会儿，有3分钟吧，父亲说：“好。”

这时，熄灯号响起来，父亲放下我，回飞行员公寓去了。

这是我出生后的第8天。

第10天，有一个叫芳的飞行员家属表示，愿意收养我。

他们约定好，周日下午芳姨来接我。

还有3天的时间。

3天里，母亲下了班一路小跑回家，放下手提包就开始穿针引线，为我缝制衣物用品。母亲并不擅长做针线活，在我生之前，她也准备了些婴儿衣物，都是我姑和我奶奶做了寄来的。母亲做的，

也只是用我姐穿过的旧衣修改修改，剪短、缝起毛边之类。但母亲现在决定要为我做新衣。她好像一夜之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裁剪和缝补。

父亲中间回家过两次，在母亲身边站半天，母亲一刻不停地忙着，不理他，也不跟他说话。最后一天晚上，母亲几乎忙了一个通宵，居然做出了小棉袄和小棉裤，还缝了两条小被子。她一边做，一边流泪。泪水都流到正缝着的衣物里。到了天快亮时，她眼睛疼得看不到针线了，歪在床头就睡着了。

母亲一睁眼已经快中午了，父亲坐在旁边看着她。父亲提前把姐姐送到了邻居家，现在家里就只有他们二人，加上床上睡着的我。

床上还放着两个大包袱，母亲一样一样地打开检查：小被子、小床单、四季小衣服、小帽子、小袜子、奶瓶、奶嘴、奶锅，还有两包奶粉。

一切都检查完了，母亲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，说了好几遍：“还有啥？还有啥？”父亲都不回答。最后一次，父亲怀里抱着我说：“你坐下吧。”

母亲坐下，和父亲并排坐在床边，一起看着我。

他们在等待约定的时间。

下午3点。

3点过5分，芳姨来了。她提着一个好大的竹篮子，篮子用漂亮的粉色花布装饰了，上面还盖着块漂亮的粉色纱巾。

开门的是父亲。父亲一个人在家。半个小时前，父亲让母亲先去办公室，一会儿再回来。

芳姨后来跟我说，我走在路上还想着，你妈要是哭得太狠了，我说啥？结果，我走到你家门口一看，门大开着，你妈根本不在家，就你爸一个人。

父亲坐在饭桌前，桌上是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小襁褓，床上还放着两个大包袱。父亲站起来招呼芳姨，声音很大。芳姨进屋来，放下篮子，走到桌前去看襁褓中的我。

芳姨看了我一眼，又一眼，她就站住了，不动了。

3分钟后，芳姨就离开了。她前脚刚走，母亲就站在了家门口，她一张脸雪白，嘴唇哆嗦着。父亲没等母亲说话，就高举着手里的襁褓：“在呢！在这儿呢！”

母亲一下子冲进来，抢过父亲手里的襁褓抱起来。

父亲站在一旁，笑眯眯道：“人家嫌我们孩子太小，害怕带不了，不要了。”

母亲眉开眼笑：“不要好，不要好。”

父亲很轻松地踱着步子，看到了桌边地上放着的那只大竹篮子。父亲说：“你看，那个小许同志（芳姨姓许）也真是，她来就来嘛，还带什么东西。”

母亲看了一眼那只大竹篮，咯咯地笑出声来：“那是装孩子的摇篮！”

一句话说完，母亲突然把脸贴在襁褓上，嚎啕大哭。

家庭秀

我来啦
我的想念
像一只飞过千山万水的鸽子
终于栖落在你等待的枝头
它洁白的翅膀
只为你一人绽放
就这样 不要放下
让我的快乐
天天开在你的嘴角 心上
让妈妈凝视的眼里
开满幸福的泪花

李学志配文

定格

不久前，新疆军区某部干部冯祖权的爱人陈华英带着女儿来队探亲。图为一家三口享受欢聚时光的温馨场景。

周裕斌摄

★ 那年那时

许多年后，我才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慢慢知道这件事，但是当年的那些影像，我始终拼凑不出来，只记得她给我讲述时，眼里无声地贮满了岁月沉淀后的波澜。

我生下来第3天，父亲才来看我，他只待了10多分钟就走了。

送他来的吉普车停在病房外，司机连车都没下。父亲穿着飞行服，飞行装具都放在车上，副驾驶座下立着父亲的长筒飞行靴。

机场处于战备状态，父亲他们这些飞行员，要求在机场待命。

第7天，父亲第二次来看我，这次也只待了半个小时就走了。还是那辆吉普车，司机也是同一个。

父亲在拉开车门上车前，又停下，回身向母亲所在病房的位置挥了挥手，好像知道母亲正站在窗边目送他似的。

母亲的确是站在窗前，她也是军人，她能理解父亲。母亲目送父亲乘车离开后，马上找到主管医生，要求出院。

母亲出了院，把我送去托儿所，当天就去了父亲单位。

那天，走进办公楼，母亲就感到一股异样的气息。走廊上所有办公室的门都大开着，进出的人都来去匆匆、面色严峻，各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。这情景印证了母亲的感觉。果然，母亲刚在办公桌前坐下，就接到通知：去政治处谈话。

接上级通知，近期部队要异地战备调防，家属自愿选择去留。可随调，也可申请回原籍。

团政委询问母亲的想法，母亲立刻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随调。他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”

团政委看着母亲说：“你可要想好了。”

政治处主任是个谨慎厚道的人，他跟母亲说：“组织上没有要求今天必须回复。你要不要回去跟爱人再商量一下？”

母亲很快回答：“不用。这事我说了就定了。”

母亲在一些文件上一一签了字，主任拿起来看着，站在一旁的团政委说：“孩子们还好吧？”

母亲说：“挺好的。还要谢谢组织上的帮助和关照。”

我生下来窒息了，抢救了很长时间，才突出第一声。我哭出来之后，母亲也哭了。她哭的时间有点长。父亲在前线备战，没法回来，母亲入院后的整个生产和抢救的过程中，都是团政委带着空勤科一位女干事守在产房外面。后来团政委对我父亲说：“你那个家属啊，真是有意思，孩子有事在抢救的时候她没哭。

